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蘇軾詩

嚴既澄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軾詩

嚴既澄選註

學國學叢書

編主五雲千

編子一集一第

詩 軾 蘇

註選澄旣嚴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ELECTIONS FROM THE POEMS OF SU SISHI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YEN CHI CH'E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導言

蘇軾這人，在我們文學史上，確不能不算他是一個怪傑；凡是中國文學上各種文體，他幾乎是無一不能，無一不精。我們從前各家文集的分類，本來是不很複雜的，概括地分列起來，大概不外文詩及詞的三類；可是古今來的文學作者，卻有一件頗可怪的事情，就是精於文的，大概不會精於詩或詞；而精於詩的，也很難得他同時精於詞及文；至於在精於詞的人中，要找出一個兼能作出絕好的文與詩的人，那更如鳳毛麟角一般了。屬於第一類的，我們可以舉出韓愈、柳宗元、蘇洵、曾鞏、王世貞、歸有光、姚鼐、魏禧等來作例；韓柳、姚三家的詩，雖間有妙品，但自大體上說來，總不能算是第一流的大家。屬於第二類的，如李白、杜甫、李義山、黃庭堅、陸游、吳偉業、王士禎等。是而屬於第三類的，則其例更多，即在南北兩宋，便有不少詞以外更無其他作品的人。本來文之與詩，詩之與詞，其區別

不僅在形式上的體制而已，我們只要細心體會一下，便自然會覺得此三者的風格與韻味，實含有全體的差別，即其制作的技術，亦大不相同；所以凡是用作文的技術去作詩，用作詩的技術去作詞的人，其產品沒有不惡劣的。因此古今的文人，很少有兼試三途的野心和勇氣；即偶有之，其結果也絕不容易使他的三類的作品都達到第一流的地位。就這一點看來，我們這位東坡先生著實可以算得是一個雄視千古的人，他的文，他的詩，他的詞，都卓然成家，巍然高踞於第一流的位置。我們從他的作品裏，在在都可看出他的稟賦極高的天分。而他在詩歌方面的成功，尤爲卓絕，處處都表現著他的特殊的風格和他的優越的天才。我現在居然有機會，來替他做一篇介紹的導言，這真是我生平所遭遇的一件很快心的事！這裏先略敘他的生平，再討論他的作品。

作者的生平

蘇軾，字子瞻，眉山——今屬四川省——人，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按西曆計，當在一〇三七年一月。——他的父親蘇

洵亦一著名文士，但時常遊學四方，他只靠母親程氏教導他學業；還有一個道士，名張易簡的，也是他的啓蒙先生——這道士不久他便辭謝還家。——所以他童年時所受的教育，很不完備。但他卓絕的天才，卻很早的時候便已表現出來，當他八歲時，有人自京師到眉山來，帶著一篇石介所作的慶歷聖德詩——石介爲國子監直講，爲着仁宗起用韓琦富弼范仲淹杜衍等人，以爲是盛德的事，因作詩去歌頌。——他從旁誦習，併歷舉詩中所稱美諸人，問張道士，自己說：『正要認得這些人。』又當十歲時，他已能夠擬作謝賜金帶馬表。到了二十二歲，他和兄弟蘇轍一同隨著父親入京考試，其時主試官是那時的古文大家歐陽修及梅聖俞等人，見了他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大家都很驚奇，但歐陽修恐怕是他自己的門下客曾鞏的文章，爲欲避嫌，只好將他屈置第二名；然而到了第二場，他所作的春秋對義，仍居第一。等到殿試，題目是重申巽命論——易經題——及鸞刀詩，他就以第二人及第，成進士。那時他作書謝歐陽修，歐陽修看了

他的書，便對梅聖俞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他出一頭地！』

他成了進士，便丁母憂，回家守制。到了嘉祐五年，復至京師。六年對制策，列入三等。——宋朝自有召對策問以來，能列入三等的，只有他和吳育兩人。——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廳公事。他在鳳翔，很做了不少利民的事。英宗治平二年還朝，受任判登聞鼓院；這時他三十歲。英宗久聞他的文名，很想召他入翰林院，命他知制誥。——代皇帝作詔書。——其時韓琦做宰相，堅執不可，說蘇軾是遠大器，他日自當爲天下用，如果拔擢太驟，反使天下士不敬服，必須使他循資漸進纔好。英宗拗他不過，只得再召試學士院，試了他兩篇論文，復入三等，得直史館。——國史館編纂。是年五月，他的夫人王氏卒。明年四月，他父親蘇洵亦逝世，他替他請了一個官銜，便扶柩還蜀。神宗熙寧元年，續娶王介安女，還京師。這時王安石已專政，方欲銳意變法，很不喜蘇軾的倔强，有心抑置他，使他判

官告院；但他藉著司馬光的薦引，不久便做了諫官。熙寧四年，王安石要改革考士之法，擬變科舉，興學校，他力爭不可，有議學校貢舉狀一篇表白他的意思。他勸神宗留意遠大，勿徒在這種小問題上用功夫。——就那時大勢上說來，他的話是很合理的。神宗讀了他這篇狀，便說：『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於是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他說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勸神宗鎮以安靜。神宗聽了很感動，卻被王安石壓着，命他權開封府推官；這是個很繁劇的職務，安石要借此困住他，可是他精明幹練，絕不是不善治生的文士，就職以後，決斷精敏，聲名反而大起來了。

那時王安石正在勵行新法，他便做了一篇上神宗皇帝書，痛論新法之不可行；這封書條理縝密，文氣浩瀚，確實是一篇書翰文的上品。本來王安石的變法，那種銳進的改革精神是很難得見的，歷史上像這樣偉大的政治改革家實在不多；他所提的方案，也不少可採的地方；可是他的毛病，在乎心胸太狹，圖功

太速，爲目的不擇手段，致使那時的正人君子都看不起他，並且有許多本來不壞的方法，因爲他任用非人，便成爲害民之政。蘇軾在那時的朝臣中，態度是比較穩健，而思想也比較縝密些，他在這一封長書裏所反覆討論的，理由極充分，眼光也極遠大，卽此可見他並不止是李白一流不能臨大事決大政的詩人。他上了這封書後，接着又上一書，都沒有甚麼結果，可是王安石已經對他懷恨極了；恰當其時，翰林學士范鎮又應詔推舉他做諫官，於是愈觸安石的怒，便叫他的姻親謝景溫誣奏他的罪過，雖則窮治無所得，但已使神宗對他失了信任心。於是他自請補外官，便到杭州去做通判。

到了杭州，他鎮日徜徉西湖，他的詩思，藉着湖濤山靄的浸潤，愈加豐富，詩境也愈加清妙起來；他有許多不朽的詩歌，都在這時候做的。至於政事方面，他也很做些利民的事。元豐二年，王安石的黨徒李定等，爲着平時受了他的譏諷，便控告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把他印行的詩文，進呈神宗，作爲證據，於是

他被逮下獄。李定等人，一定要害死他，范鎮上疏論救，他兄弟蘇轍求罷官替兄贖罪，都不報。李定等摘出他的題司馬光獨樂園送范鎮遊洛中曾鞏倅越州等詩，要作成他的罪名，但是鍛鍊了好久，獄還沒定；幸而神宗可憐他，到了十二月底，特爲遣人覆案，結果，僅充黃州——今湖北黃岡縣——團練副使。

他到了黃州，頗能優遊自適，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過了三年，神宗憐念其才，屢次想起用他，都被那時的執政擋住；後來因曾鞏修國史，不能如意，手札移使居汝州，札中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他到汝州後，自請改居常州，立即報可。他纔到常州，神宗便死了，哲宗卽位，就召他還朝，任禮部郎中。元祐二年，任翰林學士，兼侍讀，頗得哲宗敬禮。有一夜，他被召入內殿，見宣仁皇后——神宗后——皇后問他道：『卿前年爲何官？』他答道：『臣爲常州團練副使。』又問：『今爲何官？』他答：『臣今待罪翰林學士。』皇后便說：『何以遽至此？』他說：『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皇后說：『非也。』他說：『豈大臣論薦乎？』

皇后又說：『亦非也。』他倒怕起來，連忙自己表白道：『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皇后便告訴他道：『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於是他感激涕零，至於哭失聲，皇后和哲宗俱泣，甚至連左右亦爲之感動垂涕。那夜他並且領受了好多的殊恩。——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這件事，是蘇軾生平最得意的事，也是宋史所豔稱的，可見神宗如長壽些，他在政治上，必能大大的發展一番哩。

元祐四年，他以論事爲當道所忌，復請出外作官，乃以龍圖學士知杭州。他這一次到杭州，以官職較大，舉措自由，善政更多。西湖中有許多葑田，蔓延滿湖，三年便要大淘一次，爲民大患，他設計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又悉取葑田積湖中爲堤，南北長三十里，以通行者，杭人喚作蘇公堤。其餘更有許多關於吳越水利的計畫，可惜政府沒有完全採用。元祐六年，復被召還朝，爲吏部尙書，改翰林承旨。纔數月，以避讒，出知潁州。七年，徙揚州。宣仁皇后崩，哲宗親政，新法漸

復，元祐舊人，多被讒逐，他徙知定州——今甘肅蘭山道——以地屬邊圉故，盡力整頓軍備，部勒戰法，軍校皆畏服。纔越一年，至紹聖初，他又以所作詞被御史尋瑕索疵，說他譏斥先朝，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今廣東惠陽縣。那時他漸衰老，安於淡泊，胸無芥蒂，一直住了三年，甚得該地人民的歡心。後來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屬今廣東崖州。現在的廣東，那時候還算是瘴癘之地，而瓊崖等處，更被視爲非人所居的地方，他住在這裏，當然苦不勝言。不多時，哲宗死，徽宗立，他纔得移居內地。最後提舉玉局觀，受命不到幾個月，便卒於常州。年六十六歲，時在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西曆一一〇一年。

作者的作品

蘇軾的詩，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一向佔著第一流的位置，能穀和他享著同樣的盛名的，寥寥可數；因此，中國詩歌的特質和優點，在蘇詩裏都可以找出許多的好式例來。我們現在要評判蘇詩在文學上真正的價值，第一步必先拿中國詩歌的特質來討論一下，然後可以分辨得出；至於蘇詩在中

國爲詩歌裏，是否應當佔那樣高的地位，我們也要重新替牠估定過。

大凡用文字寫的東西，我們可以按照性質大別爲三類，就是說理的文辭；記事的文辭；和抒情的文辭。屬於末後一類的，我們叫牠做文學的作品。在文學的作品中，自然也有不少的記事的，和少量的說理的文章，但這兩種文學作品還是以抒情爲主，不過拿記事或說理來做牠的手段罷了；所以凡是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完全出發於作者的感情，而同時又能喚起讀者同情的文字。詩歌既是文學之一種，當然也要具備這兩個條件；並且，因爲詩歌在文學中，特別是體質較嚴格，分量較纖小的作品，所以牠的『文學的』性質，尤爲純粹。因此，我們可以定詩歌的界說做：『一種憑著最經濟的手段來發揮最深刻的感情，而以其內容及其形式的美爲附帶條件的文學作品。』中國的文字，因爲缺少語尾變化，和嚴密的文法，天然就不宜於寫說理和記事的文章；至於抒情的文字，並不如其他兩種那樣要講究詳密和透徹，用中國文字來寫，頗能勝任愉快，並

且中國文字是單音的，形式上易求整齊，而聲調的變化也較繁雜，音節上易求美備，用來寫抒情的文章，較易收得喚起讀者同情的效果。——尤其是用來做詩歌時，更顯出牠的特色。詩歌本是一種特別注重音節和格調的文字，所以無論那一國的詩歌，其形式都要比其他文字來得整齊，因此，詩歌的篇幅便不宜過於冗長，免使讀者感覺形式上太單調。——篇幅不能過長，便不適宜記事或說理。這一點是中國古代的詩人早已覺察到的，所以中國詩人的作品裏，極少說理記事的詩歌；而詩歌的大多數是不滿一二百字的短篇，也便爲此。現在試將中國的詩歌分作形式和內容兩方面，而仔細研究其優點如下：

形式方面 我們在界說裏已經講過：詩歌的形式的美，也是一個重要條件：所以詩歌的生命雖然不在乎音節和格律，但音節和格律確能增加詩歌的形式的美，究竟不能廢棄。中國的詩歌，自始便是十分注重格律和音節的，如平仄聲的協洽，韻腳的整齊，造句的駢儷，都是我們詩人所施用的手段。牠又是自始便

極端趨向於抒情的，唯其認清了詩歌的真面目，故不是詩則已，是詩則必純粹抒情；現在有人嫌中國缺少記事的和說理的詩歌，實則這不但不是中國詩歌的短處，並且是牠的長處。詩的內容，既然完全趨向於抒情，而各個詩人的境遇，不十分懸殊，描寫的題材自亦不能有無窮之變化；假使完全出之以赤裸裸的描寫，不加上藝術的手段，那麼同一題材，千萬手作來，不將成同一的面目麼？詩人知道這一點，就在藝術的手段上用工夫，使其所欲發抒的感情，經過了藝術的烹鍊，委曲傳達於讀者的心目中。於是同是『悼亡』一個題材，千百個詩人所感到的這種情緒是相差不遠的，但他們卻能憑着各人的藝術手段，作出千百首面目完全異樣的好詩來；這種成功，形式上的成分的重要很是顯明，所以到了後來，有許多詩人簡直不惜用全力來做形式上的工夫，而忽視了作品的內容，結果產出許多虛枵無實的無聊作品。這種現象，當然很不好，但我們卻不能怪前人太著意於藝術手段，只該恨後人之並無要發抒的感情，而浪作無聊

的詩歌。

內容方面 中國詩歌的內容，是一向最與人以毀罵口實的；因為牠的題材，都是大同小異，如遊玩，贈答，哀悼，諷怨，自傷等等，詳細分別也不過幾十類，如果拿任何名作來剝除了牠的形式的美，那麼剝下來的思想或想像之類的實質，便不免是一些平凡到極點的东西。譬如拿蘇詩詠雪的名句「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來譯做白話，便只是最平凡的「冷得肩膀汗毛都豎起，光亮耀得眼睛都花了」兩句話罷了；他這兩句詩的好處，完全在句子的漂亮，和用典的工穩，即在『困難見巧』的一個原則上，已經很可動人，何況經他這樣借典故，用巧句來傳出這平凡的景狀，確能令讀者得到較深刻的印象。

我在這裏所說的藝術手段，除了上述的形式上的修飾而外，還有一種很重要的手段，便是利用『聯想的作用』來造境或『提境』。所謂『造境』者，便是並不直接將作者所感到的情緒——敘述給讀者聽，只利用著讀者的聯

想的作用，輕描淡寫地將作者現時所歷的心境——或從外面所得的印象——用深刻的簡練的文字，活畫於讀者之前，作者自己完全不說一句感到如何如何的斷語，只將此境活現出來，叫讀者自己去感覺牠，體會牠，像柳永的『今夜酒醒何處？楊柳外曉風殘月。』溫庭筠的『江上柳如煙，鴈飛殘月天。』和晏殊的『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都是我所謂『造境』的妙句，面子好似寫景，其實則舉凡一切說不出，寫不出的情緒，都已包涵於句裏，作者更無須自述在此境中感到如何如何的感情，而自然能使讀者默悟了。所謂『提境』者，是憑藉前人所經過的事或說過的話來襯託作者現在所經歷的境界，讀者只要是曾經知道這個古人所處的情境，或曾經讀過這人所說的話的，他自然會感到現時的作者所憑藉他人來襯託的他自己所處的情境，這便是用典的目標。這兩種方法，都是根據於聯想的心理作用的，在中國詩歌裏，確曾有過極大的勳勞。